教师要善于化“教”为“学”

张丰

◎特约专栏

针对基础教育界出现的“学替代教”与“教替代学”的倾向，北师大的郭华教授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学校不能以‘学’代‘教’”。笔者认为，学校确实不能以“学”代“教”，但教师要善于化“教”为“学”。

教与学是教学活动的一对基本关系。在学校教育中，教与学应是一个整体。当前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确实存在将教与学“割裂”开来讨论、将“教学”与“自学”简单地对立起来、没有注意现代的“教”与传统的“教”的区别等问题。

不过，“不能因为教与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而否定它们的相对独立性”（陈佑清《教学论新编》）。在本体上，教是依存于学的，“教不能替代学”是明白无误的真理。“教”以“学”为对象，它以引起、维持和促进学生能动而有效地学习为目的。不能为了“教学”一词的完整，而强调有“教”有“学”，“教”是为了更好地“学”而存在的“帮助”。陶行知说，“先生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教学生学”。促进学生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才是教学活动的本质。

余文森教授在几篇文章中都介绍到江山野先生关于“教学过程应是一个‘从教到学’的转化过程”的观点，并发展了这一主张。在学生的早期启蒙阶段，应多发挥教师的影响作用，帮助学生“入门”“上路”。不过，教师的作用应着力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和进步。随着学生的心智成长和学生学习能力的逐渐增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在方式上应有所变化。教师要有退到学生身后的从容、“化教为学”的智慧、对学生的进步与差异的敏感和基于“学生立场”的评价激励。“化教为学”既是道，也是术。我们既要从学生成长的大道理去理解“化教为学”，还要在日常课堂活动中琢磨“化教为学”的策略与方法。

郭华教授关于“教学”与“自学”的区分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她认为，“如果学习的愿望、方向、内容、节奏，事实上是由教师引导、启发的，即使教师不在场，也依然是‘教学’，或是课堂教学的前伸，或是课堂教学的后延，抑或是教师魅力和影响力的体现，总之，不是‘自学’。”试想，如果学生自己钻研教师提供的某本资料，算‘自学’吗？如果因为教师的鼓励，这位学生有了更加强烈的自主钻研的动力，算‘自学’吗？区别学生处于‘自学’状态还是‘教学’状态，显然不能以教师是否在场为依据，也不能以有无教师的帮助与影响为‘边界’，而要看学习活动是否是学生自主实施的，看学生对于学习的元认知是否被启发出来。

对于学生能够“自学”，教师大可不必感到“失落”，反过来应该“骄傲”（如果认同并积极促进学生学会学习的话）。学生的“自学”不是对“教”的否定，不是对教师的“嫌弃”或“拒绝”，而是学生成长的突破。我们期待学生能尽早进入这样的学习状态，那是学生自主实施的、独立的、有效能、讲策略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学习。这才是“自学”。当然，这离不开教师那从容而智慧的“教”“导”，以及随年段而循序渐进的“学会学习”的要求与指导。

在学校教育中，要去细分、计较“无教之学”的“自学”与“有教之学”的“教学”是无稽的。学校与教师的责任就是要为学生“登高望远”、克服困难提供形式多样的帮助。这与促进学生学会学习、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是不矛盾的。教学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以学为核心，并不排斥更不否定教师的教。这个“教”可能不是传统意义的“教”，它更多地表现为基于学生立场的“导”。

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学校教育远不是这个状态，甚至于很多学校还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而去。在常态教学活动中，“以学为主”“学为主体教为主导”都还未成为主流。郭教授制止少数学校肤浅地“以学代教”可以理解，但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形势看，当前教学改革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克服“重教轻学”，倡导“学为中心”。

近年来，国际上正倾向用“Learning”来表达education的真谛，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20年出版的有关文献看，已主要采用“Learning”一词。这是从社会发展大视野的观念变化，反映出对“教育活动的学习本质”的理解。从学校教育这一相对较小但依然复杂的生态环境看，以“Learning”取代“Teaching”，并不是倡导“无教之学”，而是强调“基于学习的教导”，强调教为学服务的理念，引导构建以学为中心的课堂行动模式。

（作者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场景学习：建设儿童学习新样态

李传庚

◎教改天地

以学习者为中心，促进儿童学习力的提升，促使学习真实发生，已经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主题和追求。南京市三牌楼小学实施场景学习教学改革项目，对变革学习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

何为场景学习

现实中，我们往往过于注重符号的教学，将儿童束缚在文本世界中，隔离了与生活的联系。儿童的思维是感性的，更多的是经验式的学习，而我们却用抽象的说理进行教学；学校设施设备和环境建设等也存在与儿童学习相互割裂的问题。教学需要环境支持，而现有环境并不能助力儿童学习。

在此背景下，南京市三牌楼小学创新提出“场景学习”这一命题，通过场景学习，让儿童与书本、与生活连接起来，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整合，从而改善儿童的学习生态。

场景学习是基于场景的。它可以是校内的，也可以是校外的；可以是现实中的，也可以是虚拟世界的；可以是基于问题情境的，也可以是指向人际关系的，等等。不管什么样的学习场景，它一定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儿童作为主体参与的，而且是有思维含量的。

我们主要建构了四方面的学习场景：基于课堂的、基于场馆的、基于社区家庭的和基于E时空的。

儿童的场景学习有三层含义：在场景中学习，即将场景作为载体；通过场景来学习，即将场景作为工具；场景本身就是学习，即建构场景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不同类型的学习场景，学习方式也有所差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学习方式：发现学习，体验学习，项目学习，服务学习。

儿童在场景中如何学习

多年来，三牌楼小学致力于场景学习的研究，努力形成校本化的学习新样态，总结了一些操作路径和方法。

在场景中观察与体认。儿童在生活场景或者场馆中，应该带着问题去观察，避免视而不见或走马观花式参与。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带领学生观察场景，并进行反思和分享。三牌楼小学有一位语文教师，她每年秋天雨季都会暂时放下预定的课程教学，让学生在绵绵雨季中学习写雨的美文，观察雨天的场景，让学生在雨景中学习、体验并通过习作的方式进行反思和分享。三牌楼小学进行了5年的“护学伞”，是活动，更是课程。儿童每天在“护学”的场景中感受关爱，萌发感恩之情，师生和家长都在场景中意会、体悟和感受教育的意义。

在场景中想象与表达。课堂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学习场景。教师摒弃说教，运用场景教学，课堂即可变成高品质的场景学习的课堂。在教师的引导下，儿童借助一段文字，展开想象的翅膀，领略背后的场景；教师或模拟，或呈现，或设计学习场景，让场景成为儿童与符号之间的桥梁。儿童在课堂的场景中，需要参与和表达，从而让学习真实发生。

在场景中服务与体验。儿童更多的时间活动在社区和家庭，社区和家庭理应是他们成长的场景。我校的“护学伞”项目，是实行班级轮值的，每个家长一学期至少轮到一次，每一位青年教师每周都要参加此项活动。这个活动的目的在于营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生态场景。我们根据牌楼地域文化，10多年来一直在开展“崇孝”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在家庭实施的“崇孝微行动二十条”，每月家长都要给孩子进行网上评价，学期末学校将综合成绩写入“学生成长脚印”。校内“护学伞”场景与家庭“崇孝”服务场景进行呼应，改变“孝德靠教”的传统思想，让儿童在场景中明德与成长。

在场景中连接与创造。课堂中的场景，连接的是生活世界，也连接虚拟世界和未来世界。虚拟的世界，是现实中缺少的部分，而未来的世界是儿童将来要去的地方。学校连接“线上”和“未来”，建设了两个特色场馆：钱学森少儿思维科学体验馆和场景学习专用教室。钱学森少儿思维科学体验馆，主要呈现互动性项目和设施，其中含有创客空间；场景学习专用教室，基于全息和AR（虚拟现实）技术，呈现真实的生活问题情境，或者呈现儿童难以见到的域外风景、风俗和动物，为学生观察、读写和创造提供场景和载体。

在场景中操作与建构。在场景中操作实践能够培养儿童实践思维。剧社社团活动，课堂中的交际活动、创客中的制作等都是在场景中培养儿童操作能力的路径。如三年级数学教学“平移与旋转”时，从课始，教师就一直鼓励学生在表达时用手势进行配合。整堂课中，因为动作与言语的配合，使得学生乐于表达和表现，动作的表演在没有冲淡主题的同时强化了教学中的概念，有助于儿童的知识建构。

在场景中解放和发展儿童

场景是为了儿童的学习而存在的，也就应该坚持儿童立场，以儿童的视角，构建儿童文化。

儿童是场景的建构者。教育教学中的场景存在，不是为了让儿童“观剧”，也不是为了博取儿童眼球，而应该秉持“儿童在场景中央”的原则。场景正因为具备“时空、儿童参与和思维介入”，我们才认为它是儿童的学习场景，其中儿童是场景学习的主体。教师可能提供的是一个粗放的场景模型，儿童走了进去，就成了一个活的场景。儿童参与得越好则场景学习的质量越高。所以说，场景是教师与儿童共同建构的，儿童也是场景的建构者。如《狐狸与乌鸦》中狐狸第二次引诱乌鸦说话，但乌鸦“还是没有回答”。面对这样的场景，教师不是单向提问，而是设计采访的场景，让儿童去采访扮演乌鸦的儿童。他们之间如何问答，就成了学习场景中的重要看点，儿童也自然成了此场景的重要设计者之一，同时也由场景建构者转变为学习者。

营造充满童心的学习场景。适合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学习场景也是如此。在理解儿童的基础上，教师要拥有一颗童心，用儿童的视角去设计场景，让学习场景充满童心。现实教学中，教师可能因为费时费力而无心设计学习场景，也有教师为了设计而设计，全然不顾儿童的感受，更为可惜的是我们破坏了儿童现成的学习场景——秘密的空间。儿童有其私密的空间，能够拥有并保守秘密是儿童走向成熟和独立的一个标志，而能够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分享自己的秘密更是儿童成长和成熟的表现。儿童需要拥有自己的房间，而且房间设计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甚至允许他们去“改造”；儿童还需要一个窥视成人世界的空间，作为成人应该保护它；儿童还可能有一个更小的私密空间——外加一把小锁的日记本，作为成人更不能随意破坏这种促进成长的“生态场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当努力去呵护“无心插柳”的儿童场景。

在场景中解放儿童。师生同在的场景中，教师作为默认中的强势一方，自然会本能地主导另一方——儿童，被束缚和被设计的儿童处于“被幸福”状态。

发展儿童，就要理解儿童和解放儿童。儿童向往什么样的场景，教师应该尊重他们，或许条件简陋能够释放天性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首选；儿童在场景中，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同样要尊重他们，或许他们与玩伴就能商量出的就是好创意；儿童在场景中，我们设计到何种程度，或许他们认为不要那么多的预设，因为人生是没有彩排的，况且所谓的彩排会让他们不那么自在……解放儿童，教育前辈们在相对久远的年代就给了我们探索后的“结论”：解放头脑，解放双手，解放嘴，解放空间及解放时间。回到场景学习的语境，在课堂，在场馆，在社区家庭，在线上平台，甚至在儿童的私密空间，我们都应该相信他们，解放他们，支持他们，还要鼓励他们。

场景是为儿童而建的，场景学习是指向儿童学习的，教育工作者需要理解儿童，坚持“为儿童学习和成长设计”的理念，改变教学生态，建设儿童学习新样态。

（作者系南京市三牌楼小学校长）

科技大课堂

日前，鼎新小学学生在科学实验室观察生物3D立体图。

甘肃省金塔县鼎新小学筹资20多万元，购置各类科学实验设施设备，开设科技制作等26个室内外活动项目，并实现活动课程化、常态化、规范化，努力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聚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践案例⑥

保护湿地公园　润泽学生心灵

——山东省安丘市新安学校开展环境保护科技实践活动

潘环球　郭强德

山东省安丘市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但也存在景观雷同、单一，缺乏个性等问题，城市湿地公园的景观特色、发展功能不鲜明，同时，市民对湿地公园的认识不够，环保意识淡薄，如果造成破坏和污染，可能长时间难以恢复。保护好湿地公园，提升其功能和品位，已成为当务之急。

坐落在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附近的新安学校，是安丘市首批科技教育示范校。如何将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宣传、保护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结合起来，既让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又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从去年3月份开始，该校开展以“探究大汶河湿地公园”为主线的科技实践活动，历时一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整合校内外宣传与专家资源，提高活动科学性普及性

为了整合社会资源，学校在20名科技辅导员全员参与的基础上，聘请了30名校外科技辅导员，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住建局、林业局、水利局等近20名工作人员也参与进来。学校还请北京师范大学刘英健教授对辅导员进行专题培训，专家的引领和专业人员的参与，提升了活动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学校利用校园广播、专栏、板报、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平台对活动进行广泛宣传，还与“齐鲁晚报”“潍坊晚报”“今日安丘”等媒体联合，成立小记者站，开展报道活动。学校向家长、街区相关单位印发宣传单、倡议书、活动手册，详细介绍活动的内容和意义，让学生家长、湿地公园工作人员、相关单位都参与到活动中来。这样做提升了活动的普及性，达到了让全校师生及社会大众关注大汶河湿地公园的目的。

学校成立了“讴歌大汶河湿地公园写作社团”“展现大汶河湿地公园摄影社团”“描绘大汶河湿地公园绘画社团”“大汶河湿地公园水体景观评价与优化社团”“大汶河湿地公园建筑构筑物景观评价与优化社团”“大汶河湿地公园环境小品评价与优化社团”“大汶河湿地公园植物景观评价与优化社团”等，通过社团充分发挥学生特长，深入开展对湿地公园的探究。

走进大汶河的历史与现在，开展四项专题研究

湿地公园知识储备是开展科技探究活动的基础。学校每周专门拿出1课时，让学生学习了解湿地公园的相关知识；组织学生到学校图书室、安丘市图书馆借阅有关湿地公园的专著、杂志及安丘县志。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学生收集到与大汶河有关的传说40个、散文30篇、诗歌50首、图片1000多张、微视频100个，并以年级为单位进行了交流。学校还邀请动物、植物、景观设计、环保、城市规划、美术、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专家50名，举办专题讲座，并分批次组织学生开展面对面的访谈交流。

开展专题研究是“走进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活动的核心。在专家的指导下，学生从大汶河湿地公园的水体景观、建筑构筑物景观、环境小品景观和植物景观四个方面展开探究。探究活动过程严谨，以探究影响水体景观特色的因素为例，6人为一个探究小组，探究材料有照相机、幻灯片、记录表格等。探究小组首先确定8处水体景观并拍照，通过幻灯片的形式，播放给60位师生观看，60位师生填写调查表，回答问卷，小组从动态美、意境美、水生植物丰富程度、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四个方面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优化方案。其中，学生提出的增加动态水景、丰富水岸线形式、增加水生植物的配植等建议被大汶河湿地公园管理部门采纳。

针对建筑景观、环境小品景观、植物景观的专题探究也取得丰硕成果，探究小组共提出近20个优化方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据学校统计，一年的科学探究活动中，学生共拍摄资料图片5216张，撰写心得体会1000份，完成手抄报1269份。这些材料记录了对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探究历程和成果。

为保护湿地公园各尽所能，环保教育重在践行

为提高广大市民的环保意识，学校开展了湿地公园保护教育活动。利用科普周活动时间，学生来到街道、市场进行科普宣传，同时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学生在家给父母及邻居上环保课，进行湿地公园保护的宣传教育。

学校开展的“我为湿地公园贡献一份绿”活动得到学生积极响应，有的学生将自己家中的花草，移植到湿地公园，有的学生用攒下来的零花钱购买树苗，栽种在湿地公园内，定期浇灌。一年来，学生共栽植树木1000多棵、花草20000多株。

学校开展的“描绘心中的湿地公园——科学想象”活动精彩纷呈。活动分绘画、征文、微视频三种形式，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大胆创作，上交的作品表现形式多样。该校还成立了100名同学组成的观鸟社团，从观看鸟的外形、生活环境、飞翔姿态、繁殖条件等方面，进一步了解鸟，提高爱鸟意识。学校设立红领巾监督岗，到大汶河湿地公园督查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破坏花草树木及设施、公园垂钓等不良行为，较好地规范了市民的游园行为。

制作景观模型是“走进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活动的亮点。学校科技班每周五下午开展培训活动，学生先构思，然后把构思画出来，再设计尺寸，寻找材料、工具，最后制作成品。今年3月4日，学校还组织开展了景观模型比赛活动，全校有899名学生报名参与并现场完成了作品。

今年3月10日，学校为期一年的“走进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科技实践活动课程落下帷幕，学校在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广场向市民汇报了学生们的体验和收获。这次活动还评选了“科技创新小博士”10名、“科技创新小硕士”60名、“科技创新小学士”200名。这些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经历，必将成为激励他们成长成才的积极因素。

（作者单位：山东省安丘市新安街道新安学校）